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主编:韩 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8

ISBN 7 - 204 - 08682 - 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书 号 ISBN 7 - 204 - 08682 - 1/I · 1791

定 价 998. 00 元 (全 4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水上的夜空	(1)
看山小语——给黄山	(3)
圆明园情结	(5)
蓝色的赛里木湖	(7)
流向永远的故乡梦	(9)
秋天的农事	(15)
洱海明月	(19)
情系风铃	(22)
只在春天盛开	(26)
独访三生石	(29)
雪窦山	(31)
听雨的奢侈	(35)
蓝田玉	(39)
寻访艾丁湖	(42)
水 仙	(44)
香山看叶	(47)
油菜花开的季节	(50)
静静的乡村	(54)
落 雨	(56)
故园情怀	(58)

月夜	(60)
夏	(63)
林海美人	(65)
故乡月	(68)
冬	(70)
童年的黄房子	(73)
我的家乡	(75)
雪	(77)
游白江洞水库	(79)
风景	(81)
老井	(85)
风中的情结	(87)
难忘巫山云雨	(90)
清系江南	(94)
走近高山岛	(98)
乡情	(100)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103)
九曲银河	(105)
远山如烟	(108)
初升之月的魅力	(111)
桃园	(115)
雨夜·温情(外二篇)	(118)
日落	(121)
夏月(外六章)	(122)
写给永远的朋友	(126)

故乡行	(128)
春雪	(135)
老梨树	(137)
初夏	(139)
经过西湖	(141)
故乡的蛙鼓	(144)
戈壁茫茫	(147)
无锡是个好地方	(150)
延安记事	(152)
旧居	(155)
奔腾的水窖	(157)
钟情大西北	(159)
落雪的冬天	(164)
清清的海	(168)
走进科尔沁草原	(171)
长城秋雨多	(175)



世间因为瞬间的美丽变换出无数花样，有如流行的歌声，弥漫人群所及的地方，永不停息；有哪个音符代表了永恒，永恒的只是歌声。

水上的夜空

在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很好的水源，几乎周围数十里的人们都把它当作夏天最好的去处。很大的一片白亮的世界，是在几经周折之后，才能畅快地直收胸襟的；乘车同样要步行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山巅。路上车窗前闪动的树林和天空的迷离，以及脚趾间的劳乏，愈显出呼吸中水的透明和清凉。

差不多所有的夏天，都能在这碧波千顷的水域四周发现新的去处，又因心情和天气的不同，同样的地方，可以体会每次间的差异。迷人的地方更加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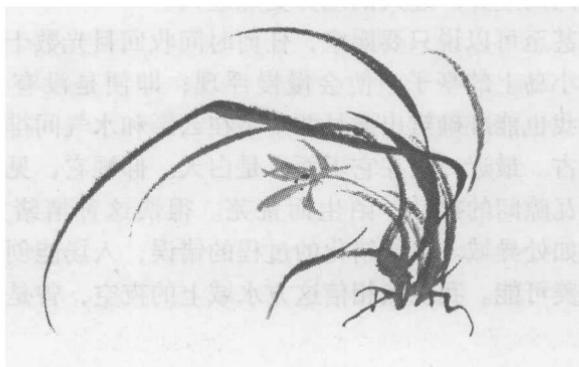
甚至可以说只要愿意，任何时间收回目光数十里以外水旁的小岛上的亭子，便会慢慢浮现；即便是没有月光的夜里，我也能准确辨出邀月两个字在云影和水气间徘徊，奇异而苍古。最近一次在它下面，是白天。仰视它，见到的是茅草在瓦隙间的摇动，陌生而荒芜。很快这种情绪笼遍了小岛，如处异域。以情绪化的过程的错误，入场能创作另一种的审美可能。我仍然相信这方水域上的夜空，曾是最美的景色。



至今仍不能准确地说清是怎样的动因将许多人一起带到了那座被称作岛的地方。到了夜里，没有人离开。寒气和星斗一起升了上来，微朦而花白的云层上却找不到月亮。想到上方飞动的邀月两字，也许真有什么人将月邀去了也说不定。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那颗流星划了过去。几秒钟之后，仍能记得它是从怎样的位置斜穿过去的，明亮，洁白。整个小岛灰暗了瞬间。

许多年以前，在对面山麓的水边平台上，身披毯子，等待曙光降临的时刻，并没留意曙色从水面开始染红世界的同时，在水天之间的边角处瞬间印下的黑色山影上，有这样一个亭子。多年后，自己在上面向这里望时，如此的不能平静。记得流星消失之后有一个关于时间含量的话题，直到今天，米兰昆德拉的声音让我想起流星的滑落。

世间因为瞬间的美丽变换出无数花样，有如流行的声音，弥漫人群所及的地方，永不停息；有哪个音符代表了永恒，永恒的只是歌声。





在今后长长短短沉沉俗庸的岁月中，关于山的记忆给我
撑一片坦荡开阔的天空！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看山小语——给黄山

见惯了一马平川的妩媚江南，小桥流水人家，整个人似乎都甜腻腻的没有了一点顿挫。忽然从杏花春雨中走出来，面对了这劈地摩天的山，猛地一惊，发不出半点惊叹，便缄口站住不能动了。

我热切贪婪又有些惶恐地仔细看着山，就像看一位久仰的高德师长。相信它一定也在看着我，山是俯视一切的！而此刻，我矜持的举止，刻意的服饰，骚动的心境，狂傲的梦想，一下子很可笑地反衬在灰褐的山石上，显出一种苍白浮华的颜色。我不禁大惭，讷讷地对山动动嘴唇，想解释一下我的种种处境和内心欲望，山却怜悯大度地一笑，扯一片闲云将我一拥，心忽而便轻捷涤荡起来，在浓翠欲滴的松竹间跳动着，似乎忘了很多的人物和事情，只在山间如一头循着春红气息的野鹿撒蹄飞走着。谢谢你让我忘却，让我跳跃，让我感觉这从未有过的轻盈无羁！你这静默的山呵！

山却不理会我幼稚的激动，只一如既往地俯视着我。峰峦如聚，巅崖如怒；山石奇巧，如劈如研，如裂如削。其上，或青苔遍生或山涧常流，或者楹挺拔或贫瘠荒凉，不管繁华还是冷寂，山都纳入怀抱，成最真实的风景，任你去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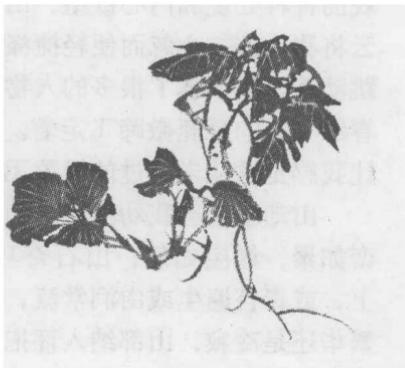
贬臧否，手指唾飞。它只以千百年的固执保持它原始的钝拙！真的，山就是这样一种无所谓的坦荡模样，你看着它，无法想些什么东西，亦无法不想些什么东西。好像被它的这种气度弄乱了方寸，重塑了血肉！

.....

是我的呼吸纳入了山的气息？还是我的胸中跳跃着山的节奏？山似乎被我感动了，随和起来。我喜，观山其亦喜；我悲，其亦悲，我怨我怒，山亦怨亦怒！我眩然险倒，山石相扶；我振翅欲飞，白云作驾！我临风欲涕，松声入耳，似伴似慰；我长啸当歌，山亦从崖间响亮地回应，壮吾声势！山啊，你终于接纳了我吗？我似遇了知音般欲歌欲舞欲倾，而最终，我如山一般沉默了！对着山，一切的语言和动作都是无力且多余的！

山啊，你这不动声色博大伟岸的朋友，记住我今日癫狂欣喜的神态吧！记住我掬啜清泉的饥渴吧！记住我这样虔诚拜倒在你脚下的姿势吧！正如，正如我永远地记住了你的沉默和坦荡！

而我终于要走了，离山而去，回归江南，不挥手，不道别。于山，我只是个匆忙的过客；于我，山将是永恒的记忆！只但愿，在今后长长短短沉沉俗庸的岁月中，关于山的记忆给我撑一片坦荡开阔的天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们都这么说，可是谁也不能肯定，外面的世界有还是没有哪一块可以托付终身的泥土。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圆明园情结

在那个著名的园子里遇到它的时候，我正走过那荒废的湖，那曾经映着宫灯也映着战火，荡着笙竹也荡着枪炮的波浪已经萎缩，空遗那一片凹凸和陷落。草已经很绿，还有稻，而且茂盛，遮掩着湖心湖岸的废墟。那些木桥、亭桥、九孔桥在很久以前的战火中毁掉，只一座残桥还拱着它石砌的背，毁了半边，还有半边，撑到今天，接通着另一座园子的波浪。阴云沉沉，好像是宽阔的长袍下摆，正缓缓拂过这个以悲哀著称于世的园子，而那个穿长袍的巨人无法望见它的面容。我就是在寻找那巨人的一瞬间看到了它，看到荒废的湖边有一个情结。

那其实是一棵树，曾经是树，现在只有根了。那园子里的树曾经都是很风流的，连同那些石兽、华表和珊瑚等等，身份也精彩，惹得那些劫夺者动了军舰大炮，举着火把来取它们。能取走的都取走了，然后出现在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里，成为人们惊叹的对象。这里只有根，它有许多根须，那根须足够粗壮，百年风雨陪伴着它们从泥土里冒出来又往泥土里扎进去，翻来覆去缠缠绕绕；它像是死了，又仍然活着；有一条根须发出新枝来，很嫩，又很直，翘在那里，翘



起一枝很绿的俊俏；它们死死活活缠在一起，缠成一个结。那是一个解不开的结，除非用火或者用斧，焚了它或者劈了它。看着它的时候我想，一个经历了风雨和劫难之后还会留下什么？只有陷落吗？或者只有荒废和悲哀。这里曾经陷落，长满野草和稻；经历沧海桑田，却留下一个解不开的结。白鹭在空中飞，又在结上落下，叼它。白鹭年年来，年年叼，它叼得开吗？白鹭终于飞走了，它来它去，每一轮回的飞翔都把太阳和星星留在结上。

隔着那片陷落，我不能触摸那结。也许当年有人要取它的绿阴，而它不给。也不走，就那么缠着，守着那一方泥土，不肯离去，不忍离去，不愿离去，就那么缠着，缠着它的风流或者还有劫难，决不超脱，决不化解，给这世界的淡漠与善于遗忘大写出一个死活不息的执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们都这么说，可是谁也不能肯定，外面的世界有还是没有那一块可以托付终身的泥土。现在只有根了。土地骄傲，土地孕育了这么执拗的一个情结；只认可它，只依恋它，只陪伴它，只为它而存在。就是那种特别的女人，把心种在什么地方就不再离去，那地方辉煌也罢荒废也罢，它只为了自己的那份情怀，只为它曾经付出，已经付出，还要付出，主要为自己的付出标定一个绝对长度，纳一双蹬倒山大头鞋，走它只要活着就走、能走多久就走多久的旅程。

它在阴云下缠绕着，无声无息；它在世纪的沧海桑田之中缠绕着，无声无息；它在我所感觉的世界里缠绕着，缠绕着。我想那一定是一个启示，从百年之前就开始书写，写过风流写过劫难，终将又写复兴。



医治一切病痛最好的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

经典赠言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蓝色的赛里木湖

我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赛里木湖时，便惊诧于它的蓝了。然而真正去游历它，那还是1992年初秋。

那年去伊犁是想散心，路经博尔塔拉时，天色将晚，便住了一夜。第二天，汽车驶出博州，车窗外已洒满一片灿烂的阳光。塞外的秋天格外晴朗，空气中有一种令人清爽的浅蓝，像异族少女的眼眸；几片舒卷自如的白云，像戏曲中舞女漫不经心的水袖，一直在车前方飘荡。秋天，游子都会有颗疏朗平淡的心。

几个小时，近百公里的荒滩戈壁，放眼望去尽是单调的灰黄色，我的视觉已感到有些倦怠，闭目昏昏欲睡，在接近果子沟时，远处似乎飘动着一抹淡蓝色的水雾，它像是系在大山顶间的蓝纱巾，美丽、飘逸。那蓝色越来越近，我仿佛嗅到它淡雅清凉的气息，它湿漉漉的水汽滋润了我的肺叶，心底涌起的一股凉气，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呀！我梦中的赛里木湖到了。

她静静地“躺”在那儿，在你不经意间，猛然映入你的眼帘。她像个高贵、典雅的公主，悠闲、恬然地接受着你的惊喜；她秋波流转，顾盼生辉的蓝色明眸，能溶化你胸



中的一切壁垒，你一看到它，便没有丝毫抗拒地坠入她深邃、清澈的眼波中，忘却俗世的存在。

伊犁河谷若是一只巨大的翡翠杯，那赛里木湖则是杯中香纯、清冽的美酒。在这碧波松涛、高山白雪的风景中，有谁不陶醉呢？

我赤着足在赛里木湖岸边浅涉，偶尔弯腰拾起一两个光滑如玉的石子，感受它清凉洁净的问候。手心中的石子虽小，貌不惊人，但它确是来自于远古的呀！

湖面在阳光的映照下，岸边是白色的浪花，近处是悦目的嫩绿，湖心和远处，则是醉人的深蓝，几只悠闲的水鸟自由地滑翔，沐着山光水色，脑中忽然冒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慨。

一匹英雄的伊犁马，收敛了仰天长鸣的激情，轻轻低下头，用唇去吻赛里木湖秀美的面容。它颈上迎风飘扬的鬣毛此刻垂落在水面，显得柔顺而富有温情。它昂起头，一双明亮的眼中有赛里木湖水般晶莹的泪。它怀念祖辈逝去的英灵，它渴望在战鼓声中奋蹄前进。然而此时，它只能远望如黛的群山、广阔的草原，空怀一腔英雄的壮烈。

赛里木湖无声、无息地观察着世界。从亿万前到亿万年后，历史走远了，像“孤帆远影”飘泊的游子，望不见了。连曾威震世界，在它身边休憩过的成吉思汗的滚滚铁流，在它眼中也不过像一片竹叶，倏忽一闪，便不见了。赛里木湖是宁静、神秘、祥和的，她与世无争。她知道，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



夏天，你爬到树上乘凉，有时一伸手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那便是盘在树杈上和树一样颜色的蛇，吓得你出一身透汗。

流向永远的故乡梦

那条河不知为什么叫 20 里河，秋天涨水时，岸边的塔头甸子里便蓄满了水，白亮亮的一片。而在枯水期，它像一弯冷月那么窄。

我每年都要到 20 里河来，一是来看姥姥，二是回故乡。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孩子，没有故乡的孩子便把姥姥家认做了故乡。

村子是依山傍河的。河便是 20 里河，而山叫做乐山。那山不高也不矮，上面生长着茂密的树。但这些树又都长不大，它们大都是野树，如柞树（也叫玻璃棵子）、榆树、桦树（有黑桦、白桦两种）。春天的时候，顺着毛草小道往上爬，道两边的草棵里就“喇啦、喇啦——”地响个不停，那便是蛇。山上的蛇大都没有名字，我们叫它土蛇。土蛇黑的居多，也有长着花花绿绿斑纹的，这样的蛇都是毒蛇。夏天，你爬到树上乘凉，有时一伸手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那便是盘在树杈上和树一样颜色的蛇，吓得你出一身透汗。有时你在石砬子那面（不长树，是土和石头）往上爬，爬着爬着手下、脚下就会钻出一条条尺把长的蛇，向你吐着红信



子。

这山上还长着很多能结果的树，像山丁子树，臭李子树。山丁子果、臭李子果抓一把咬在嘴里，又酸又涩。只有到了秋天，它们红透了、黑透了，才变甜了。可我们这些馋嘴的小子是等不到秋天的，便在青的时候采回来，在灶里架上火，锅里放上水，把青青的果子放在里面蒸。蒸熟了，一个个果子裂成了几瓣，盛到碗里放上白糖，直吃得呲牙咧嘴，香极了、甜极了。

在山里的孩子很少能吃到珍贵的苹果、梨，而山丁子果和臭李子果就是伴我们长大的水果，只要想吃，就钻到山里采上一筐回来，吃个够。

山腰上，是一条陡峭的山路，这山路便是山里通向外面世界的要道了。记得是一个年前的腊月天，我和一群孩子就站在山道上，等啊等啊，等远处的山路尽头出现两颗萤火虫似的灯光，等那灯光渐渐地驶近。那是父辈们去城里办年货归来的拖拉机。记得那回爸爸给我买回来一斤糖块，是那种城里孩子根本不喜欢吃的上面有红、白、黄、绿杠杠的小方糖块。可就在我接过来时纸包漏了，糖块撒了一地。拖拉机开走了，大半包糖块都被车轱辘轧到雪里，我便借着山里的月光，光着小手一块一块地抠。孩子们都走了，大人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大山还有黑黝黝的夜色。忽忽的山风吹来，远远的狼嚎传来，我却一点也不害怕，面前的大山就像守护着我的一位大人……

故乡的味道是特别的。走进村里，那股掺和着野草、猪粪、牛粪、腐枝败叶、鱼腥味和说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故乡特



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闻一口便想闻第二口，一直吸进肺腑，浸入肌肤。

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故乡人了。

村子本不大，分做前街后街。一行行的茅草房、黑柞木樟子，房前屋后也是用黑柞木圈起来的菜园子。无风的傍晚，家家的房顶上飘起一根根垂直的白烟，那炊烟一直飘入云里。

姥姥家在村子最北边的一处山坡上。山脚下便是那条20里河。

夕阳像麦秸捆一样铺在河边茅草道上，外公肩上的鱼竿长长的，大红的鱼漂在晚风中来回摆动，像火红的旗。我就瞅着外公的鱼竿走向小河。

这时候的小河是静静的，早没了一天的喧闹，水声也像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家乡的小河里没生长过什么大鱼，外公说，多少年前，有人用鱼叉叉上来一条20多斤重的大白鱼，我听来就像神话。可我和外公钓上来的都是一指多长的小白鱼，长着头、红尾、红翅子的“红娘子”，还有黑不溜秋的老头鱼。

钓鱼总在河水拐弯处的稳水处。水面平平，鱼儿并不咬钩。我就想，这河到了晚上怎么就老实了许多呢？是不是也玩了一天玩累了，小河也会睡觉吗？那水声是不是小河打的呼噜？

鱼儿专爱咬外公的鱼钩。因此我常常丢了鱼竿去采河边树上的山丁子、臭李子，再不就去草地里抓吱吱叫的油蚰蚰。等外公喊我走时，那鱼竿竟随着河水漂远了。我想，那